

钱文忠

人文桃花源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人文桃花源

钱文忠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桃花源 / 钱文忠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 - 7 - 80678 764 - 9

I. 人… II. 钱…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34926 号

人文桃花源

钱文忠 / 著

责任编辑 / 欧阳亮

技术编辑 /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字数 88,000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764 - 9 / I · 118

定价: 20.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次

作为长者与学者的季羨林先生	I
季羨林与梵学研究	21
藏书·读书·译书·著书	
——记季羨林教授	26
一代宗师季羨林先生的中学时代	30
评《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	34
读余英时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38
《道学政》译后记	43

《走出疑古时代》	48
《泱泱汉风》与《漠北来去》	53
人文精神的桃花源	56
《茶余琐话》跋	61
《宋代在室女“财产权”之形态与意义》序	68
《倾听恒河天籁》前言	73
义宁精神与陈学研究	80
后世相知或有缘	85
书信里的陈寅恪	91
“陈寅恪印象”	
——《陈寅恪印象》编选前言	95
《启功杂忆》乎？《杂忆启功》乎？	107
活泼泼的历史实相	111
周叔弢与自庄严堪	117
“大学者，有大学校长之谓也”	125
记马雍先生	131
追忆赵国华先生	137

也说王茂荫	141
搬书苦乐	148
写不写信及其他	
——与李天纲博士商榷	152
雪茄情怀	161
暴民的高尔夫	166
自由岂能强迫	172
书中自有	183
“自我吹嘘”	185
后记	187

作为长者与学者的季羨林先生

图书馆历来被比喻成一座城市的“精神粮仓”、“精神绿肺”、“精神氧吧”或者“精神充电站”，它既是城市的名片，更是城市的内涵。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惯例，能够被邀请在国立、市立等公众图书馆发表讲演，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我真切地了解这一点，因此，在感到荣幸的同时，更加觉得惶恐。

我本人乏善可陈，但是，我有幸从十八岁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起，就一直追随季羨林先生，在季羨林先生门下求学。因此，我和季羨林先生

有着远比一般人多的接触,远比一般人深的了解。这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为珍贵的一页。

近年来,出现了一股“季羡林热”,媒体上关于季羡林先生的各类消息接连不断,书店里关于季羡林先生的书籍层出不穷。这种“热”的程度,连季羡林先生自己也开玩笑地说“近年季羡林走俏”。大家对这种现象也是众说纷纭,正面、负面的看法和意见纷至沓来。在一个日趋开放、多元的时代,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现象。至于也有一些人用揣测、推论、武断乃至轻薄的态度来评说这种现象,我们自然不应该用他们的方法来反诸其身,去探究他们的深层心理和真实意图,却也似乎不必给于太多的注意。

前不久(2007年3月),我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曾经说过:“对季老这种异乎寻常的珍惜和尊崇,让我感到快乐也感到迷茫。”并且表示,我自己也确实有些“看不懂”。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也正因为如此,最近我对“季羡林热”也做了一点思考,希望能够找出背后的原因,或者提供一种解释。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最要紧的办法无疑

是要真正地了解,进而理解季羨林先生本人。倘若离开了“人”,而去谈论评说关于某“人”的“热”,那注定是隔靴搔痒的,至多也只会得到些微的皮毛之见。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最简单不过了吗?

那么,怎么来了解、理解季羨林先生呢?按照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物要看三个方面:立德、立功、立言;或者还有比较简单的说法,那就是搁置受外界因素影响很大的“立功”,把着眼点放在相对而言个人比较好把握的“道德文章”上。

当然,道德和文章之间的分合关联的关系非常复杂,过分地简单化往往会造成误解。不过,毕竟还不失为了解、理解乃至评价一个人物的比较便利和简捷的切入点。为人和学问也经常被用来替代道德和文章,这就更通俗明了了。所以,我就决定以“作为长者和学者的季羨林先生”作为我讲演的题目,同时也作为我的切入点。

出生于 1911 年的季羨林先生今天已经是九十六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 1984 年,季羨林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羨林先生的崇高的社

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大家称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门生弟子那样称呼“先生”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朱光潜、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1990年的1月31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朱光潜、陈岱孙三老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人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

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十七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发自内心地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我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开场合，比如学术会议之类上的举动，都是私下的言谈，不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翘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复旦大学的邀请，把讲席移回了上海，这实在是上海学术界的幸事，是上海学子的福气了。

还有一次，当时刚从四川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了北大并且担任学校的教务领

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四十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再举一个和上海有关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文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没有见过，实在是难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见一下徐先生。”下面我还会介绍，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个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还要超过国内的图书馆。徐先生当时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但是，对国内外的学术动态的了解，已经是在国内罕见其匹的了，所以能够提供连季先生都没

有见到过的材料，现在早已经是教授级的编审了。季先生对徐先生是推崇备至，凡是见到上海来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当然，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

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三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羨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个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

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岁以前，他在北大郎润园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几年，北大接受了最大一笔的捐赠，就是来自于季羨林先生的。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有四百多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幅价值就以亿论了吧。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而且，季先生还不停地把近年来的稿费捐赠出来。季先生是已经有了曾孙的人，他的后代都过着很普通

的生活。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胸怀?那些无聊而狂妄地评论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羨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建国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增添了人们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在北大校园里,不少学生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道路的是季先